



左上图：“水月观音”的意象。



右上图：剧组在音乐家佐藤聪明日本的工作室里一起录制《秋兴八首》。

机会专门拍一部叶先生为主的电影。之后在2016、17年左右吧，我们发觉电影能在中国立项了。叶先生回国奉献40多年了，我想，唯有把电影立项在中国，才能把这部片子里我们想要传达的，叶先生一生传教、推广中国古典诗词的精神，发扬出来。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资讯泛滥、信息碎片化的网络时代，怎么样让年轻人可以不被手机、游戏‘冲刷’掉，怎么样开垦荒芜，总之我们希望这部片子能让大家认识到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好，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影响、一些启示。”廖美立表示。

正式开拍，是在2017年4月份。开拍前，陈传兴及摄制组与叶嘉莹有将近一年的沟通过程。而叶嘉莹提出的“弱德之美”，给大家很大的鼓舞——她强调，弱小的个体，在世俗观点里似乎“百无一用”的文人，如何在艰难的境况下，坚守自己的信仰。

沈祎感慨：“叶先生真的有‘弱德之美’。九十几岁高龄了，依旧独立，意志力超乎常人，你会看到成片里有不少她日常起居的片段，很珍贵。我们为了照顾她的身体，拍摄地点主要选在她家里，或者南开大学的迦陵学舍，也没办法让先生离开天津，前往曾经待过的地方

‘故地重游’‘旧梦重温’了。基本都是早上八九点拍，中午让她回家休息，然后晚上八九点继续拍，好在她精神还是比较旺健的，连续讲几个小时没问题。叶先生太认真了，我们一般提前给先生采访提纲，她会根据问题翻找当年的资料，有时会准备至凌晨两三点钟。”

做诗词的学问，需要敏感、“计较”，但生活里的叶嘉莹，相当真性情。据沈祎回忆，叶先生在拍摄中非常率直，有话就说，不绕弯子。“陈导是个相对内敛的学者型导演，又是男性，我身为团队的一员，又是女性，承担了一个‘桥梁’的作用，充当晚辈、学生。导演‘坐镇指挥’，我负责各种提问和传话。尤其在涉及情感、家庭方面的话题，我会问得更多一些。当然，我一开始也有压力，紧张，尤其在聊及人生的一些变故时，担心叶先生‘难以释怀’。但是，先生态度平静，坦然，采访很顺利。反倒是我们，在听她讲述诸如至亲离世的人生伤痛时，数度哽咽，控制不住眼泪。”

至于拍摄的困难，不是没有，相反，很多。第一，陈传兴对电影的声画要求极高，一开始就确定了4K拍摄，整体的预算投入，在纪录片里算“大制作”。况且，拍殿堂级的人物，不讨好，充满变数，筹措资金伊始，波折重重，外部扶助有限，都觉得不容易拍成功。

《掬水月在手》一度因为缺钱几近停拍，幸而中途邂逅了“贵人”。来自上海的天使投资人李女士，听闻创作或因资金问题陷僵局，没一丝犹豫，立即决定向影片伸出援手。原来，她曾经是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学生，当年读书的时候，没听上叶先生的课，引为憾事，而她近年来也一直在做传统文化的教育推广，便不计回报，慷慨解囊了。“我原先不抱希望的，岂料峰回路转，全仰仗叶先生的人格魅力啊。”沈祎觉得感动。

第二，几十次深度访谈的内容，足足整理出接近百万字的逐字稿，如何根据创作思路阐述要略，实在伤脑筋。于是，剪个片子，成了“不

她强调，弱小的个体，在世俗观点里似乎“百无一用”的文人，如何在艰难的境况下，坚守自己的信仰。

